

地理研究 第62期 民國104年5月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No.62, May 2014
DOI: 10.6234/JGR.2014.62.06

拼裝都市論與都市政治經濟學之辯 The Debate between Assemblage Urbanism and Urban Political Economy

王志弘^a

Chih-Hung W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mments on the recent assertion of assemblage urbanism in the field of urban studies, as well as its debate with the asserters of political economy. Focusing on the *Urban Assemblages* and the journal of *City*, the author compiles the arguments of both sides and concludes with mainly two types: one argues to learn merits from each other while the other claims that assemblage urbanism should replace political economy. The consensus from different parties however, is that while assemblage urbanism could assist in extending the empirical analysis and complements the methodology regarding the once overlooked issues, it nevertheless lacks or neglects theoretical and structural explanation. There are also disputes that cannot be reconciled, which center mainly on the ontological, epistemological, and political ground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besides taking political economy to frame up the analysis of assemblage, one should also offer persuasive explanation via the probing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a stance for the current urban challenges if he or she wants to make assemblage a distinctive theory or paradigm rather than mere methodology.

Keywords: assemblage, actor-network theory, assemblage urbanism, critical urban theory, political economy

摘要

本文評述晚近都市研究領域中，拼裝都市論者的主張，以及他們與政治經濟學陣營之間的爭論。聚焦於《都市拼裝體》和《城市》期刊的專輯論文，作者整理了兩方論點，梳理出雙方各取所長、交流合作，或是以拼裝都市論代替政治經濟學這兩種基本主張。爭議各方的共識是，拼裝分析乃有助於延伸經驗分析至過去遭忽視課題的方法論補充，但可能缺乏或不關注理論性和結構

^a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性的解釋。相對的，爭執焦點則在於兩方的存有論、認識論和政治立場，有著根本差異而難以調和。本文則主張，除了以政治經濟學為分析架構來納編拼裝分析的路線，拼裝分析若要建立獨特的理論模型或典範，而非僅止於方法論地位，就必須針對歷史發展的經驗，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釋，以及能夠對應當前都市難題的行動方針。

關鍵字：拼裝體、行動者網絡理論、拼裝都市論、批判都市理論、政治經濟學

前 言

城市 (city) 與都市生活，向來是迷人的場景，也是各種問題的淵藪。19 世紀以降的快速都市化迄今不歇，人類據稱已經進入過半人口群聚於城市中的都市社會 (urban society)，於是城市更顯得是個迫切的研究主題。然而，「城市是什麼？」的基本問題，看似單純，卻缺乏明確答案，學界更是爭議不休。因為這個問題涉及了方法、理論及政治立場的差異，還隨著歷史演變而不斷變動，迭有創見，留下後人可以不斷回頭探討的都市研究史。

本文旨在討論最新一波的都市研究創新嘗試——主要汲取自行動者網絡理論 (actor-network theory, 後文縮寫為 ANT)，並歸結於拼裝體 (assemblage) 概念的**拼裝都市論** (assemblage urbanism)——及其引發的爭議，尤其是跟持續茁壯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派的**批判都市論** (critical urbanism) 之間的爭論。相關概念與討論雖然可以追溯到更早，但是 2010 年出版，由 Ignacio Fariás 和 Thomas Bender 主編的《都市拼裝體：行動者網絡理論如何改變都市研究》(Urban assemblages: How actor-network theory changes urban studies)，是迄今最全面且野心最大的嘗試。隨後，在《城市：都市趨勢、文化、理論、政策、行動分析》(City: analysis of urban trends, culture, theory, policy, action) 這個期刊上，連續幾期刊登了爭論拼裝都市論和批判性都市實踐的專文¹。以上這些素材，便構成本文評述的基礎。

「拼裝」(assemblage, 或譯：拼裝體、組裝、裝配) 源自德勒茲 (Gilles Deleuze) 與瓜塔里 (Félix Guattari)，法文是 agencement，可譯為組合、安排、配置、安裝等。但是，agencement 並非靜態的詞語，不是指安排或組織本身，而是安排、組織、組裝的那個**過程**。若是在德勒茲和瓜塔里的著作脈絡中，英文往往譯為 assemblage，指拼裝起來的東西 (故譯為拼裝體)。拼裝體並非一整套事先確定的零件，按照已經構想好的結構來組裝；但拼裝也不是雜亂隨意的一堆事物，因為拼裝還是能表現某種同一性，並宣告其領域。於是，這個術語遊走於偶然和結構、組織和變動之間 (Wise, 2005: 77)。簡言之，拼裝是**異質元素** (物件、屬性、情感、實作、效能、線條、速度、模式、符號) 的集合，彼此間有所關連，還能夠**有所作用**，並創造出不斷塑造、解離、拆散和重塑的**領域**，即「去領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 和「再領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 的動態過程 (Wise, 2005: 78-80)。

¹ 這些文章分為四次刊登。首先，第 15 卷第 2 期刊載了 McFarlane (2011a) 討論拼裝思考對於批判都市論之貢獻的論文，以及 Brenner et al. (2011) 的回應。接著，第 3 期及第 4 期合刊，刊登了 Dovey (2011)、Simone (2011) 和 Fariás (2011) 的論文，以及 McFarlane (2011b) 的中間回應；第 5 期刊載了 Acuto (2011)、Rankin (2011)、Angelo (2011)、Russell et al. (2011)、Tonkiss (2011) 等五篇評論。最後，第 6 期刊載了 McFarlane (2011c) 和 Wachsmuth et al. (2011) 的總結論文。此外，Swanton (2011a, 2011b, 2011c) 針對後面三期的文章，分別提供了導論。換言之，McFarlane 和 Brenner 等人之間的交鋒，是這串辯論的核心，其他人則是延伸評論。

類似眾多強調異質、彈性、變動和**關係性** (relationality) 的術語，像是流動 (flow, fluid)、跨界 (cross-bordering)、逾越 (transgression)、混種 (hybridity)、賽伯格 (cyborg)、湊合修補 (bricolage) 等，拼裝屬於廣泛的後結構主義批判或後啟蒙問題意識的陣營。這些觀念質疑了穩固且均質的本質、邊界、主體、認同及意義，挑戰終極或單一的真理與善惡標準，拋棄深度、結構、系統、因果、決定性之類的明確範疇，甚至質問語言、再現、理論、歷史和批判這些概念本身。簡言之，這種後結構主義立場反對各種宏大的後設敘事 (meta-narrative)，以及後設敘事的支配性解釋力量。

這些後啟蒙立場所批評且拒斥的研究典範，除了啟蒙理性、基礎主義 (foundationalism)、人文主義價值，以及實證主義方法論外，主要是嘗試解釋歷史演變規律、並指引行動方向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馬克思是啟蒙之子，但也嘗試批判他歸結為資本主義的現代體制的根基和演變律則，並謀求超越與解放之道。這種強調**整體性** (totality)、基礎和超越性的立論，雖然保留了辯證、矛盾、鬥爭，以及關係性思考，而有助於掌握世界的複雜變化，依然未能免於後結構主義思潮的抨擊，從而開啟了纏鬥達半世紀的理論與實踐爭辯。拼裝都市論與立足於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都市論之間的爭議，只是這場漫長戰爭中的最新戰役；或者，像某些論者主張的，這種爭辯反而是個謀求合作、相互增補的契機。

後文首先彙整拼裝都市論陣營的主張，包括他們對於 ANT 和拼裝概念的理解與挪用，以及據此對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都市研究的批評。接著，本文概述政治經濟學陣營的回擊和批判。第三，相對於徹底替代政治經濟學派的立場，某些學者主張兩種研究取向的匯流可能；但是，其他學者認為，這種匯流只能選擇性地發生於某些層次 (亦即經驗研究與方法論層次，而非存有論和認識論層次)，甚至可能有害。這部分的討論直接牽涉了兩種都市研究取向在方法、理論和政治觀點上的差異。最後，本文主張，如果拼裝思考要成為都市研究、乃至於一般社會分析的依據，超越僅僅是方法論層次的提醒或補充，進而建立一套獨立的理論性解釋，必須進入**歷史**，從過往與當下的**現實**中，提出令人信服且能夠對應當前人類難題的解說及行動方針。

拼裝都市論宣言

Ignacio Fariás 在《都市拼裝體》導言中，一開場便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批評對象，指出其囿於過時的結構主義式綱領而有三大缺點，藉此倡議有必要援引 ANT 的拼裝概念來發展新典範。這三項缺點是：(1) 以結構變遷這樣的後設敘事，來解釋都市生活；(2) 忽視我們生活其間的、真實的複雜多重城市；(3) 與當代社會變遷的理論發展脫節 (Fariás, 2010: 1)。他還引述 Thrift (1993) 的話，指出這是一種「都市僵局」(urban impasse)，必須勇於挪用當代社會科學的新理論工具，方能脫困。

這個新理論工具，指的正是 ANT。Fariás (2010) 認為採取了 ANT，可以質疑將城市看成有邊界之客體、脈絡、或場地的傳統觀點，主張城市的存有乃是**異質的人類與非人類行動體的拼裝體**，進而徹底改寫都市研究典範。他認為過去的都市研究，無論是將城市看成一種空間形式、經濟單位，還是文化形構，都犯了將城市預先實體化、僵固化、均質化的錯誤。即使後來有試圖將城市複雜化、甚至跨越城市邊界來設想都市生活的努力 (例如，都市區域 [urban region] 這樣的概念)，卻反而是拋棄了城市概念，而非予以重新界定。相反，Fariás (2010) 認定根據 ANT 及拼

裝體概念，可以提出替代性的城市存有論，將城市界定為**多重的**（multiple）客體。所謂多重客體，並不是指認識論上針對同一個客體採取了多重視角，而是在存有論層次，隨著拼裝網絡而變化的多重現實；不是外在於複雜行動者網絡的外部實存（out-there-ness），而是內蘊於其中（in-hereness）。城市並非外來的社會、文化、論述、結構或經濟等強大力量或行動者的建構產物，而是在身體、物質、科技、物體、自然和人類組成的網絡之中促動生成的（enacted）（Farias, 2010: 13）。

Farias（2010）主要是在 ANT 的脈絡中談拼裝，但他也歸納了其他相關思想和研究系譜，包括了廣泛的科技與都市研究、賽伯格都市化（cyborg urbanization）、都市政治生態學²、非再現性理論（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等，指出它們都反思既有的僵化固定城市觀念，倡議跨界、流動、混雜、非本質的立場。除了爬梳譜系，這也有拉幫結黨、擴大陣營聲勢的效果。不過，他提及的各派立論，是否真的共享了相同的認識論與存有論，則不無疑問。尤其抱持都市政治生態學及賽伯格都市化等觀點的學者，不見得完全拋棄政治經濟學或馬克思主義立場的解釋邏輯，而是採取了折衷互補的態度（例如：Gandy, 2005; Swyngedouw, 1996; 2006）。

Farias（2010）說明了拼裝取向強調徹底的**關係性**思考，將事物與現象都視為關係性的存有，並主張人和非人行動者的**對稱**處理，亦即必須同等看待非人行動者（動植物、人造物、制度、自然等）的能動性（agency）。再者，拼裝取向並不致力於提出某種解釋性的理論建構，而是投入非常細緻、跟著網絡及其元素走的**描述**，或者說，解釋就在於深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中。Farias 指出，ANT 採取的是**平坦存有論**（flat ontology）立場，城市和社會是宛如地下莖般的水平糾結，而沒有階序、層級、結構等，並且排斥任何預設的分析範疇（如空間、尺度、結構等）及其賦予的外部因果解釋力，認為那都是拜物教的結果（Farias, 2010: 6）。他還強調了行動者網絡的**生發效果**（generative effect）或**逆現**（emergent）性質，亦即「實作存有論」（ontology of practice）的立場，拋棄預設的結構和實體等概念，專注於持續變動的行動者—網絡之生成、穩定、黑箱化、破裂，以及新可能性的創生過程。於是，**能動性**即是拼裝體的逆現能力，而拼裝體會持續促成新的活動和能動性類型。再者，Farias 強調拼裝體並非一種整體，因而構成拼裝體的元素，並不是由其整體來界定，而是持續逆現的事件或流變，組成元素也會拆解而轉接到其他網絡，彼此是一種**外部性的關係**（relation of exteriority），而非內蘊固有的關係。

相較於 Farias（2010）建立新都市研究典範的宣示，採取折衷立場的 Colin McFarlane（2011a）則認為，拼裝思考可以在三個方面有益於批判的都市論。首先，拼裝思考提出了詳細的**描述**取向，藉此可以掌握城市如何具體地由各種人事物及它們之間的關係所構成，包括各種權力關係和結構性階序是如何形成的。換言之，McFarlane 並不排斥結構性階序的概念，但避免其先驗存在的預設，而主張必須從細節描述中來逐步掌握結構。他特別強調，要通過描述已成定局的真實歷史，與未來可能潛力之間的關係，來探索新的城市如何可能產製出來。他也以對於新可能性的尋求，來回應批判的都市研究所要求的社會實踐和轉型；就此，他描述了**都市共有地**（urban commons）³的拼裝，以及具有產生批判之潛能的拼裝，來跟批判的都市論對話。

² 政治生態學本身也有其長遠的發展歷程，涵蓋了不同理論和概念。Farias 應該是指受到了建構論、混種、ANT 等觀點影響，強調自然和社會（或文化）無法二分，而是混雜且共同生產（co-production）的立論（政治生態學的發展，可以參見 Robbins, 2012）。

³ Common 有很多種意思，可以指特定群體的共有土地、資產、資源或共有財；若是複數，往往指一般平民或公眾，地位平等但彼此差異之個體的集合。這裡則兼具這兩種意思。

簡言之，McFarlane 強調，拼裝體或網絡的生發和逆現作用，使得批判與創新成為可能。他就此比較了辯證和拼裝的差別。他認為，辯證思考雖然能以矛盾與鬥爭為核心來激發變革，但基本上預設了一種全體或整體，以及內部相互對抗的獨立元素、因果關係及真理的確證等。但是，拼裝體中的共生狀態，則不是以矛盾與衝突來界定，而是以穿越性的**逃逸路線**（line of flight）來界定，總是有著創新的可能性。再者，拼裝的批判意涵和效果，就不是傳統左翼的揭露既有秩序的存在條件，或是增添人性面貌等，而是指涉了有多少參與者群聚在一起而能夠成事（McFarlane, 2011a: 211-3）。

其次，McFarlane（2011a）認為，拼裝可以突破我們對於能動性與批判概念的既定看法，因為拼裝觀點聚焦於**社會物質**（sociomaterial）的互動和配置，從而納入了物質與非人行動者，並看到了它們的能動作用；但這種能動性並不是事物本身的特定屬性，而是在持續建構與重組的動態中，才能辨認出來的。同時，他特別區分了 ANT 與拼裝概念的差別。McFarlane（2011a）指出，ANT 比較傾向於強調整個網絡的能動性，但拼裝基於其外部性關係的看法，同時考慮了網絡的能動性，以及構成網絡之元素的能動性。此外，拼裝概念也會考慮人與非人行動者之間的互動不順暢、缺乏協一致關係的情況。相對的，ANT 可能比較專注於成功網絡化且順利運作的情形（McFarlane, 2011a: 215）。

第三，他認為，拼裝作為一種拼貼、組合和聚集，為批判都市論提供了**想像**進步的寰宇城市的極佳方法。寰宇主義或寰宇城市，並非只是單純的包容差異或異類共存，更是一個創新實驗的過程，是令新的集體和政治得以逆現的存有論計畫（McFarlane, 2011a: 220）。總之，無論是描述方法、物質能動性，或是進步的想像，McFarlane 都強調拼裝取向可以讓我們更好的掌握創新與可能性的生發過程，從而有益於批判的都市理論和實踐。

在實際操作方面，Simone（2011）則嘗試展示如何運用拼裝體概念，來掌握都市生活的**表面**（surface）。他以雅加達的 Tanah Abang 市場為例，詳細描述了都市生活相互蘊含又分歧的複雜關係，如何拼裝而成，以及這種拼裝體如何將都市生活穩定化，形成了不均等的能力模式（patterns of capacity）。他描述了都市居民如何仰賴各種社會（關係）形式與營造（物質）形式，認知到這種不均等、充斥著相同與差異的特質，兼具限制與可能性的複雜狀態，並且與之互動，從而產生既穩定又臨時、不確定，但具有真實效果的實驗性空間與時間。換言之，他示範了都市拼裝體的樣貌與描述方式，據此展現都市拼裝論的操作可能性與貢獻，亦即：通過厚描來掌握過度結構化的政治經濟學視角所忽略的複雜而動態的都市生活，並從中發現新的政治可能性。

政治經濟學派的質疑

面對拼裝都市論對於深厚描述、複雜、不確定與變動的極度強調，通常立足於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派，卻有著深刻的懷疑。譬如，Madden（2010）在針對《都市拼裝體》的書評中，就提出頗為嚴厲的批判。Madden（2010）認為該書所支持的 ANT 取向，是一種非政治性的、反諷的立場，因其堅持懷疑論、價值中立的探討，卻批評、甚至放棄了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Madden（2010）認為，ANT 過於強調「徹底的」關係性思考，但流於寬泛，納入了太多行動者

卻未加以區分，反而模糊了差異、混淆了不同的互動方式，因而未能聚焦於重大的差異⁴。他認為，這種立場無法辨認出排除、否定、敵對等關係；即使 ANT 注意到網路或拼裝體的衰敗或崩解，但依然不足以探討不平等和衝突等現象，因而避開了種族歧視、父權體制、剝削、支配、排他等重大課題。於是，描述的方法雖然重視細節，卻無法呈現拼裝體的政治性質。結果，研究者往往必須援引 ANT 和拼裝取向以外的理論概念，才能夠處理政治與不平等的議題。最後，Madden (2010) 直言，「一點 ANT」可以提醒都市研究者反思都市現象的性質，但「太多 ANT」卻會令批判的都市研究變得不可能 (Madden, 2010: 586-8)。簡言之，拼裝體概念所立足的平坦存有論，跟政治經濟學派倡導的結構性差異和權力階序，顯然是大相逕庭，難以為謀。

在《城市》期刊的論辯中，Brenner, Madden 和 Wachsmuth (2011) 則主張，必須在面對當代全球都市發展的新情境，也就是他們所謂的行星（地球）都市化 (planetary urbanization) 的態勢下，來理解拼裝體或其他概念對於批判的都市研究事業的用處。換言之，他們主張必須在當前的社會現實與學術任務中，來評斷理論觀點的良窳。於是，他們關注的顯然是如何將拼裝式思考連結上政治經濟學觀點。但是，他們立即指出，並沒有單一的拼裝都市論立場，因而很難一概而論。不過，他們還是辨認出三種嘗試串接都市政治經濟學和拼裝思考的方式，分別是經驗上的、方法論的，以及存有論的層次 (表 1)。經驗層次與方法論層次的結合，也就是以都市拼裝體為對象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以及以拼裝作為都市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延伸或補充，在他們看來，確實有不少正面洞見可以參考；但是，存有論層次的拼裝論，在他們看來卻有著深刻的缺陷。

表 1 拼裝體分析與都市政治經濟學的接合

	與都市政治經濟學的關係	典型研究焦點
層次 1：經驗的 都市拼裝體的政治經濟學	拼裝體可以視為特殊類型的研究對象，可以通過政治經濟架構，並安置於具歷史與地理特殊性之政經趨勢脈絡中來分析。	城市內部與城市之間的科技網絡 (例如：電力網)；城際網絡；領域、權威和權力的拼裝體。
層次 2：方法論的 拼裝體是都市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延展	拼裝體 (通常結合了關係密切的「新陳代謝」概念) 是一種方法論定位，可藉以探查以前遭到忽視的資本主義都市化向度。批判的都市政治經濟學的核心關切，依然位於中心，但現在延伸到了新的探究領域。	社會自然的生產；基礎設施的斷裂或崩潰；能源、價值、物質、微生物、人群和觀念的流動。
層次 3：存有論的 拼裝體是「替代性的城市存有論」	拼裝體分析取代了對於資本主義都市發展的探究，以及都市政治經濟的核心關切 (例如：都市空間的商品化、不平等和權力關係、國家干預、兩極化、不均空間發展)。	都市物質性與基礎設施，包括建築物、公路、人造物、非正式聚落、通訊系統、交通流動、都市間網絡。

資料來源：Brenner, Madden and Wachsmuth (2011: 231)。

首先，他們認為拼裝取向拒絕了**結構**的概念，因而失去了關鍵的解釋工具，從而偏向於一種

⁴ 在此，Madden 引述《都市拼裝體》的共同編者 Thomas Bender (2010) 所撰後記中的反思，來反將一軍。Bender 指出了幾點將城市界定為多重網絡或拼裝體的缺點，包括：(1) 無所區別的將各種元素納入網絡，攤平了所有行動者的重要性，因而產生責任和因果關係歸屬上的難題 (p. 305)；(2) ANT 往往只適用於界定明確的情境，但 ANT 偏偏又反對邊界；但城市不是明確界定的情境，因而不易分析 (p. 306)；(3) 拼裝體之間的連結似乎是水平的、並置的，但社會不必然平坦且非歷史性的 (p. 312)，而是有著制度性的權力 (p. 314)。

「天真的客觀主義」，將網絡中所有行動者的重要性予以攤平，因而難以區別，而且無法解釋各種網絡或拼裝體鑲嵌所在的政治經濟結構和制度，亦即所謂的「諸脈絡之脈絡」(context of contexts) 課題。再者，拼裝取向無法掌握當前的都市化特質，尤其無法說明，都市化如何持續遭到**資本主義**矛盾的階層化社會關係和制度形式的塑造。

第三，拼裝取向的規範性基礎，或是其所宣稱的創新與批判，乃是奠基於寬泛的**去脈絡化**立場，而不是針對**實際存在的**社會關係與制度安排，提出內在的、反身性的批判。換言之，針對McFarlane 倡議以深厚描述真實與可能的關係來提出批判，Brenner 等人(2011)主張，真正的議題是真實與可能這兩方如何連結起來的**條件**。在拼裝思考那邊，所謂的可能性或創新，都只是存有論上的預設(來自網絡或拼裝體本然具有的逆現動態)，而不是奠基於歷史性的**社會物質條件**；但批判本身卻恰好不能抽離結構性的脈絡，反而必須清楚知道自身提出批判的可能條件。總之，他們認為，拼裝取向若要能夠對批判的都市理論有所貢獻，就必須要更好的扣接到源自**地緣政治經濟學**(geopolitical economy)的理論、概念、方法與研究議程。

Wachsmuth, Madden 和 Brenner (2011) 在《城市》期刊論辯的最後一篇回應文中，進一步整理了針對拼裝都市論的七點批評，分別是：(1)拼裝體概念界定不夠精確，過度延伸而納入過多連結鬆散的意義；(2)忽視涉及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過程，以及批判的地緣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工具和後設敘事；(3)過度重視微觀層次的互動與城市內部位址，忽略了更大的結構脈絡；(4)忽視城市內外那些中介日常生活之基礎設施的結構性與制度性權力關係；(5)未經反省地擁抱描述的分析方式，將具體事件和位址的意義當成自明的，不需要詮釋和理論化；(6)過度堅持社會空間形式的開放性、偶然性、可塑性和不確定性，卻沒有具體且脈絡化的鑲嵌，或是以理論來支持的探究；(7)將以拼裝為基礎的分析視同批判，卻未能詳述其批判的內容，或是究竟如何能導向批判都市研究的重構(Wachsmuth et al., 2011: 742)。

他們再度強調，理論、概念和方法的選擇，必須框架於具體的解釋與詮釋難局中，而不是奠基於某種一般化的存有論。他們關心的是，如何找到新的分析工具，來理解當前「行星都市化」正在浮現的模式，因為這些新的都市化趨勢，確實突破了早期知識架構的連貫性與可行性。換言之，都市理論的變革必須對應到都市化的實際變動，並用於掌握正在崛起的，橫跨各種空間尺度、涵蓋不同地方及領域的社會空間區隔、衝突、鬥爭及轉型。再者，長遠來看，資本主義的都市化依然持續進展，我們也必須持續加以分析、批判和超越(Wachsmuth et al., 2011: 748-9)。

Wachsmuth (2011) 等人也主張，拼裝取向過於強調要描述多重都市現實的複雜性，卻陷入了一種以複雜描述來模仿其所分析之對象的複雜性的後果。極為複雜的地域卻以同等複雜的地圖來再現，終究會耗盡力氣而一無所成(Wachsmuth et al., 2011: 747)。相對於拼裝取向對於複雜性的強調，他們則重視**抽象化**(abstraction)(及其產生的結構性認識)，認為抽象化依然是必要的方法論階段，不能輕廢，方能據以理解當前行星都市化的地緣政治經濟狀態。我認為，這個批評充分展現了馬克思主義陣營對於以提綱契領方式來掌握整體性(totality)的關切。世界非常複雜，但可以運用思辨及其他工具來繪製據以掌握地形全貌的地圖，而且地圖必然是抽象的，選擇性的再現了關鍵差異和特徵。相反，如果鉅細靡遺地描述每一個地方，就無法掌握全貌，甚至會陷入細節迷霧之中而不知所終，迷途難返。

拼裝都市論的其他批評者，則聚焦於**能動性**概念。例如，Angelo (2011) 認為拼裝都市論有

助於引導我們去關注「社會物質性」(sociomateriality)或事物(thing)的中介角色。她認為,社會物質性在宏觀結構與私人生活之間,形成了重要介面,可以提供「脈絡之脈絡」與日常都市生活之間的實質連結。社會物質性作為一個研究對象,確實可以挑戰及補充批判都市論的傳統研究取向與範疇。因此,Angelo(2011)認為,拼裝思考在分析和政治上,都具有生產力,可據以揭顯城市的多重尺度和過程。但是,Angelo(2011)質疑拼裝都市論的社會物質性之**能動性**問題。她指出,社會物質性的能動性,在拼裝思考中往往講得不清不楚或是過於寬泛。她認為,我們不應該預先就給定任何物質或非人行動者一定的能動性,而是必須在經驗上逐步地追溯特定物質之所以能夠發揮作用的歷程。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保持主觀與客觀的差別,也就是人類意識及其能動性,與社會物質的能動性之間的區別(Angelo, 2011: 574)。就此,我們需要的不只是描述,還有**解釋**,才能掌握物質造成的差異為何重要,並且將特定的社會物質狀態,連結到其他歷史與空間脈絡,才能夠辨認出關鍵行動的潛在時機。

同樣對拼裝取向抱持懷疑立場的Tonkiss,則檢視了拼裝都市論的能動性、描述、脈絡及因果性等概念。他也認為,拼裝取向的能動性概念說明不清楚,往往和**過程**這個概念混淆在一起,將動態變化本身就當成了能動性,而且,沒有區分有所意圖的人類能動性,以及物質的效能之間的差別。他也批評描述作為一種方法有所不足,因為深厚描述的方法在實際操作上,往往沒有區別積極主動與消極被動的行動體,也未區分捲入其中的事物與只是環繞周遭的事物,還經常淪為一種讓事物本身自說自話的方式(天真的客觀主義),卻忽略了描述必須搭配必要的詮釋或解釋。至於政治經濟學派所關心的脈絡性結構和因果關係,在拼裝取向那邊往往是將結構化約為拼裝與網絡,而無法確認解釋上的因果關聯(Tonkiss, 2011: 584-7)。當然,誠如前述,拼裝都市論的堅決倡議者可能會指出,解釋上的因果關聯,人與物的先驗區分,或是城市、社會、結構這類概念範疇的穩定性,正是他們想要避免的僵化預設。

總之,Tonkiss(2011)認為拼裝理論沒達到它提出來的允諾,反而言過其實,可能只是個最新學術流行時尚,甚至會導致簡單套用既定格式的**樣板都市論**(template urbanism)(Tonkiss, 2011: 588)。他認為,我們必須了解拼裝體在其間行動的文化、政治與經濟脈絡,並納入拼裝分析框架以外的其他分析範疇,才是有效的研究方案。換言之,拼裝取向本身還不成氣候,或者,如Brenner et al.(2011)所論,拼裝都市論只是在研究對象與方法論方面的提醒與補充,它必須和都市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範疇結合在一起,方能加入批判的都市理論陣營。

當然,某些堅持拼裝都市論的創新和用處,甚至是獨立典範地位的學者,反對這種收編或結合,而倡議以拼裝都市論來取代奠基於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都市論。

兩種研究取向的結合或替代？

(一) 拼裝都市論與都市政治經濟學的歷史性耦合

不少學者在這場論辯中,都認為拼裝都市論和都市政治經濟學,有相互參照、接軌的可能。不過,前述的Brenner et al.(2011)、Wachsmuth et al.(2011)和Tonkiss(2011),都是以都市政治經濟學為樞紐或基底,來吸納作為研究課題與方法論取向的拼裝體概念。相對的,以下學者則

基於同情拼裝取向的立場，倡議其描述方法和批判潛能的價值，值得批判都市論重視。

原本就採取折衷立場，並且念茲在茲要令拼裝都市論加入批判都市論的 Colin McFarlane，在面對 Brenner et al. (2011) 的批評後，針對存有論問題、拼裝取向與政治經濟學的關係，以及脈絡之脈絡等課題，提出了三點回應。首先，McFarlane 聲稱，他提出拼裝的存有論，並不是要替代都市政治經濟學，而是為了要強調社會物質性的存在，並用以描述作為拼裝體的城市這樣的研 究對象，以及通過多重的社會物質歷史和過程，來拼裝出都市狀態 (McFarlane, 2011b: 377)。其次，McFarlane (2011b) 以價值、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跨界移動等政治經濟學概念和議題為例，說明拼裝取向的描述，可以掌握價值 (及新自由主義、政策等) 如何以多重而偶然的方式，在複雜的人與非人行動者關係中促動生成；再者，資本主義也不是環繞著某種本質或核心事物來結構，反而是多重而複雜的拼裝過程，具有偶然和迸現的能動性。換言之，拼裝思考還是能與政治經濟學結合，並有助於釐清，原本過於簡化看待的概念和現象，其實都是複雜的拼裝體 (McFarlane, 2011b: 377-80)。

第三，為了駁斥天真客觀主義的批評，McFarlane 指出拼裝思考並未忽略脈絡，反而有注意到拼裝和網絡的歷史痕跡；同時，拼裝也有其結構和歷史模式，而不是平坦一片 (McFarlane, 2011b: 380-1)。不過，他還是強調，拼裝概念有助於超越既定的分析架構，質疑特定位址與其脈絡之間的武斷二分，從而注意到因果力量並非來自更大的底層脈絡，而是內蘊於特定脈絡之中 (McFarlane, 2011b: 383)。

面對《城市》期刊中其他批評的聲音，McFarlane (2011c) 於他的總結論文中，進一步提出了三組拼裝思考的貢獻與限制，再度聲明其折衷立場。首先，他再度強調，拼裝思考有助於我們面對和掌握複雜的都市生活；其次，他承認描述有一定的侷限，除了描述，還必須有所判斷、解釋、敘事、詮釋、預測等；最後，他再度強調，建立基進的都市共有地的可能性，以此作為批判的都市理論的志業。他主張，拼裝思考確實可以針對都市狀態的概念化和介入，提出有用的視角。但是，他認為，這種潛能必須連結上各種不同的理論性、批判性、行動派及邊緣化的知識，方能奏效。我們可以想見，這些其他理論與行動派知識中，最主要的還是政治經濟學這個支派。同時，McFarlane 的立論，其實有將拼裝思考簡化為經驗研究之操作路線或方法論的結果，限縮了描述、拋棄了平坦存有論，並承認包括政治經濟學在內的其他理論性解釋，有其難以駁斥的效力。

Acuto (2011) 則強調，ANT 是具有反身性、合作式的**批判**事業，而非一個統整一致的理論巨廈，因此，它無法提出批判都市論的替代性存有論。但是，他特別為 ANT 的批判立場辯護，指出 ANT 自始就嘗試分析權力的戰術與戰略，鬆動根深柢固的既有思考範疇，因而具有批判的潛能。總之，他也認為 ANT 是一個方法論取向，可以處理混亂的、關係性的都市世界 (這個世界猶如千層糕)，掌握多尺度的過程，以及橫跨許多層次之社會組織而產生的權力幾何學。跟隨網絡，我們可以發掘諸脈絡之脈絡如何於實際上展開。就此，都市政治經濟學所在意的資本主義構成，就不是一種自由漂浮的支配性邏輯，而是通過社會物質實作與轉換行動，在特定的都市位址體現出來的事物。

最後，Rankin (2011) 則評論道，我們必須更好的結合政治經濟學和**日常生活**領域，而拼裝思考的**厚描**方法，對此大有貢獻，還可以藉此凸顯資本主義本身構成的偶然性。她認為，政治經濟學不應該壟斷批判的都市理論，我們還需要其他各種理論工具來分析「情境中的從屬經驗」。拼

裝思考和厚描可以掌握資本藉以重塑城市的那些複雜又矛盾的方式，可以探知哪些拼裝體比較有利根植於城市權（the right to the city）的政治組織和干預，因而有益於政治行動。不過，她也承認，拼裝思考在面對貧窮與排除的結構性基礎時，比較缺乏分析效力。於是，這就確認了拼裝體的厚描方法，還是必須與都市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接軌。

（二）存有論與實踐議程的替代路徑

相較於前述的結合或接軌主張，倡議必須脫離政治經濟學派，另行建立新都市研究典範的Farias（2011），力主拼裝都市論與政治經濟學取向的批判都市論，彼此有著深刻差異，無法輕易結合，反而必須強調兩者的差別，才能開創出新的研究道路。就此，他提出了四項基本差異，分別是：兩者在研究介入上的風格不同（拼裝都市論從事**探究**，都市政治經濟學從事**批判**）；對於研究對象的界定有異（拼裝都市論探討的是**城市**，政治經濟學討論的是**資本主義**）；對於「社會」（the social）的基本概念化方式不同（是採取**拼裝**概念，還是**結構**概念）；以及，對於政治計劃的展望有所不同（拼裝都市論追求的是**民主化**，政治經濟學派追尋的卻是**革命**）。Farias（2011）主張，我們必須強調這些差異，才能凸顯出都市拼裝體政治的獨特性，了解其作為替代取向的潛能，而不會持續陷入都市政治經濟學的框架中。

Dovey（2011）同樣認為，不需要將拼裝都市論納入政治經濟學取向底下，反而要強調它是一種全新的批判都市論。他認為，批判的都市理論關注的應該是城市和都市空間如何糾纏於權力實作之中。就此，拼裝都市論乃是提出了不同於以往的權力概念，因而它本身就是一種批判的都市理論。Dovey（2011）指出，拼裝都市論脫離了政治經濟學的舊框架，不再追溯某種解釋性的基礎或根源（root），從而倡議採取不同以往之權力與地方概念的拼裝存有論。拼裝都市論結合了多尺度、多學科的都市研究，提出了更好的批判，並且能連結到都市設計與規劃實務，因而更具有推動都市轉型的潛能。若硬是要將拼裝都市論納入政治經濟學底下，反而是扼殺了拼裝都市論的潛能，甚至有保守的後果。

最後，相較於多數關注於方法論和存有論議題的辯論，Russell, Pusey 和 Chatterton（2011）則特別在意學術研究本身的政治與行動價值。他們訴諸介入性的行動，關心拼裝思考能否提出一些概念與工具，來拆解和重構當前的事物秩序。Russell 等人認為，批判都市論應該超越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轉而推動社會變遷和基進的政治組織。他們提出了七項提議以便邁向這個目標，但其實這七點可以歸結為：知識生產必須與政治行動緊密扣連。簡言之，他們首先強調，基進的觀念本身應該是戰鬥性的知識，要和特定社會運動有關，捲入物質性的鬥爭。再者，他們強調要將大學恢復成為政治鬥爭的場域，而不是製造溫馴勞工的工廠，研究也必須導向於拆解既有的事物秩序。最後，他們討論了拼裝思考如何可以政治化，主要的線索是拼裝思考乃專注於探問社會實體如何得以成形，因而可以挪用來促成**共有地**（commons）——亦即協作、合作和社區的空間——的生產與流通，在城市中探索資本主義社會關係以外的其他替代性出路。

結 論

拼裝都市論和都市政治經濟學之間，到底是持續交鋒，或是有合作空間，還是拼裝都市論終

將被政治經濟學派整編吸納，關鍵還是在於兩者到底是各自獨立、因而是替選性的研究典範；或者，拼裝都市論只是萌芽中、有創意的新興概念、方法及研究議題，但必須選擇性地納入主導性的研究典範——無論那是都市政治經濟學、女性主義都市論，或是後殖民理論等——方能發揮功效。

作為一個研究典範，通常有其存有論、認識論、方法論、政治與倫理立場、實踐策略等。根據前述的各家爭論，我們可以將拼裝都市論和都市政治經濟學各自的立場，歸納如表 2，顯示出雙方的基本差異。然而，除了存有論、認識論、方法論，以及政治和倫理立場的一般主張以外，作為一個有效或有影響力的典範，更重要的可能是經驗研究的範例。理論或典範最核心的內容和觀點，乃是通過作為範例的經驗研究而體現出來的（Kuhn, 1970）。存有論、認識論、方法論，甚至政治、倫理立場及實踐策略的辨析，都必須在經驗研究的基礎上展開，才有確切的立足點，以及和其他流派或立場辯論的依據。

換言之，我同意 Brenner et al. (2011) 的觀點，我們必須面對當前資本主義（或擴大來看，當前的異性戀霸權、工業主義，或人類中心主義）都市化的持續擴展，追溯其何以至此的軌跡和原因、運作機制，以及未來的可能前景與變化。這就需要有面對歷史性現實的扎實經驗研究，而非只有一套概念、存有論和認識論主張、方法提議，以及過於寬泛的規範性期待（例如，期許拼裝體取向能開啟實驗性的政治可能）。換言之，少了具有解釋力及指引行動效果的、對於歷史現實的具體考察，無論是作為理論，或更深廣的研究典範的地位，就很難以確保。但是，扎實的歷史性經驗研究，正是拼裝都市論陣營目前還有待加強之處。

表 2 拼裝都市論與都市政治經濟學的比較

項目	拼裝都市論	都市政治經濟學
存有論與認識論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平坦存有論：不存在階序性的結構，只有異質元素的水平拼組或網絡形成； ● 實作存有論：實體的存在與性質都取決於實作過程，而沒有預先的實存或屬性。 ● 非人能動性：對稱看待非人行動體和人類行動者的能動性。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批判實在論：表象底下有更深層的實存結構；縱使結構本身有源自矛盾辯證的動態與轉型，但具有相對穩定性而成為諸脈絡之脈絡，並且具有因果力量。 ● 人類殊異論：雖然注重物質層面的分析，但強調人類能動者與非人能動者的根本差異，亦即意圖或意向性的有無，以及相應的責任歸屬。
方法論與研究策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不從事仰賴既有分析範疇的解釋，而是投入細緻的描述，追蹤網絡的拼組和形成（及崩解）過程（去領域化與再領域化）。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嘗試掌握抽象層次的因果力量，並提出解釋，追蹤結構的作用力與內蘊矛盾，以及結構與行動的張力。
倫理觀與政治意涵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專注於開啟各種新的可能性，邁向更為異質多樣、多元開放、民主的境地。 ● 批判的要點在於指出社會秩序和既有概念的建構性質。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專注於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剝削和貧困等問題；嘗試通過批判性的分析，以及政治動員來達成社會的結構性轉型。 ● 批判的要點在於揭露自然化的權力關係與意識形態。

更具體的說，誠如 Brenner et al. (2011: 230) 所論，都市政治經濟學已經有一套立基於經驗研究和現實問題的概念化和研究對象，像是資本積累、階級、財產關係、地租、剝削、商品化、

國家權力、調節模式、領域聯盟、成長聯盟、結構連貫性、不均空間發展、空間分工、危機、縉紳化、尺度政治等等。相形之下，目前的拼裝都市論，顯然還缺少這類豐富概念（除了從 ANT 那邊借來的若干指涉網絡形成階段的詞彙，像是問題化、利害與共、納編、動員及強制通行點等概念；參見 Callon, 1986），來搭建具有歷史解釋力，以及引導社會轉型之政治實踐作用的理論。雖然《都市拼裝體》（Farias and Bender, 2010）書中收錄了一些經驗研究，探討特定都市場景的拼裝、都市中非人行動者或科技物的樣態與作用，以及城市多重並存的複雜現實，但還是缺乏夠分量的歷史性經驗研究，來建立拼裝都市論的可能性與研究典範。

然而，到底是因為拼裝思考才剛起步，尚未累積足夠的經驗研究，而無法從中孳生一套都市分析的概念家族，作為建立典範的根據；或者，正是因為 ANT 和拼裝體思考的堅定支持者，堅決採取一種平坦、開放、持續變動的實作存有論，以深度描述來取代由後設敘事引導的解釋或詮釋，並認為拼裝狀態不斷重組的動態本身，就是批判和開啟新可能性的本源——簡言之，採取了一種反結構，乃至於反理論、反典範的立場——因而扼殺了明確的理論化和研究典範構造的建立，就還有待斟酌了。

不過，從比較務實的角度來看，我們確實可以先嘗試運用拼裝都市論的啟發、方法及概念，來增補或調整都市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架構，探索這種結盟能否為當前的都市複雜經驗與治理困境，帶來具有前瞻性的成果。就此，我贊成 Brenner et al. (2011)的看法，可以先從拼裝體作為一種研究對象，以及拼裝體作為一種方法論入手，來探索拼裝都市論的可能性。

引用文獻

- Acuto, M. (2011): Putting ANTs into the mille-feuille. *City: Analysis of Urban Trends, Culture, Theory, Policy, Action*, 15(5): 552-562.
- Angelo, H. (2011): Hard-wired experience: Sociomateriality and the urban everyday. *City: Analysis of Urban Trends, Culture, Theory, Policy, Action*, 15(5): 670-576.
- Bender, T. (2011): Postscript: reassembling the city: Networks and urban imaginaries. In Farias, I and Bender, T. (Eds.), *Urban Assemblages: How Actor-network Theory Changes Urban Studies* (pp. 303-323). London: Routledge.
- Brenner, N., Madden, D.J. & Wachsmuth, D. (2011): Assemblage urbanism and the challenges of critical urban theory. *City: Analysis of Urban Trends, Culture, Theory, Policy, Action*, 15(2): 225-240.
- Callon, M. (1986): 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 In J. Law, (Ed.), *Power, Action and Belief: 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pp. 196-223). London: Routledge.
- Dovey, K. (2011): Uprooting critical urbanism. *City: Analysis of Urban Trends, Culture, Theory, Policy, Action*, 15(3-4): 347-354.
- Farias, I. & Bender, T. (Eds.) (2010): *Urban Assemblages: How Actor-network Theory Changes Urban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 Fariás, I. (2010): Introduction: Decentering the object of urban studies. In Fariás, I and Bender, T. (Eds.), *Urban Assemblages: How Actor-network Theory Changes Urban Studies* (pp. 1-24). London: Routledge.
- Fariás, I. (2011) The politics of urban assemblages. *City: Analysis of Urban Trends, Culture, Theory, Policy, Action*, 15(3-4): 365-374.
- Gandy, M. (2005): Cyborg urbanization: complexity and monstrosity in the contemporary c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9(1): 26-49.
- Kuhn, T.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adden, D. J. (2010): Urban ANTs: A review essay. *Qualitative Sociology*, 33: 583-589.
- McFarlane, C. (2011a): Assemblage and critical urbanism. *City: Analysis of Urban Trends, Culture, Theory, Policy, Action*, 15(2): 204-224.
- McFarlane, C. (2011b): On context: Assemblage, political economy and structure. *City: Analysis of Urban Trends, Culture, Theory, Policy, Action*, 15(3-4): 375-388.
- McFarlane, C. (2011c): Encountering, describing and transforming urbanism. *City: Analysis of Urban Trends, Culture, Theory, Policy, Action*, 15(6): 731-739.
- Rankin, K. N. (2011): Assemblage and the politics of thick description. *City: Analysis of Urban Trends, Culture, Theory, Policy, Action*, 15(5): 563-569.
- Robbins, P. (2012): *Political Ecolog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2nd ed.). West Sussex, UK: John Wiley & Sons.
- Russell, B., Pusey, A. & Chatterton, P. (2011): What can an assemblage do? Seven propositions for a more strategic and politicized assemblage thinking. *City: Analysis of Urban Trends, Culture, Theory, Policy, Action*, 15(5): 577-583.
- Simone, A. (2011): The surfacing of urban life. *City: Analysis of Urban Trends, Culture, Theory, Policy, Action*, 15(3-4): 355-364.
- Swanton, D. (2011a): Assemblage and critical urban praxis: Part two. *City: Analysis of Urban Trends, Culture, Theory, Policy, Action*, 15(3-4): 343-346.
- Swanton, D. (2011b): Assemblage and critical urban praxis: Part three. *City: Analysis of Urban Trends, Culture, Theory, Policy, Action*, 15(5): 548-551.
- Swanton, D. (2011c): Assemblage and critical urban praxis—Part four. *City: Analysis of Urban Trends, Culture, Theory, Policy, Action*, 15(6): 727-730.
- Swyngedouw, E. (1996): The city as a hybrid: On nature, society and cyborg urbanization.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7:2, 65-80.
- Swyngedouw, E. (2006): Circulations and metabolisms: (Hybrid) natures and (cyborg) cities. *Science as Culture*, 15(2): 105-121.
- Thrift, N. (1993): An urban impass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0(2): 229-238.
- Tonkiss, F. (2011): Template urbanism: Four points about assemblage. *City: Analysis of Urban Trends,*

Culture, Theory, Policy, Action, 15(5): 584-588.

Wachsmuth, D., Madden, D.J. & Brenner, N. (2011): Between abstraction and complexity: Meta-theoretical observations on the assemblage debate. *City: Analysis of Urban Trends, Culture, Theory, Policy, Action*, 15(6): 740-750.

Wise, J. M. (2005): Assemblage. In Stivale, C. J. (Ed.), *Gilles Deleuze: Key Concepts* (pp. 77-87).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投稿日期：104 年 03 月 02 日

修正日期：104 年 04 月 15 日

接受日期：104 年 04 月 15 日